

气血扬

谢颐丰 著



长篇小说

这部小说以全新的审美感受，雄浑磅礴的气势与妙趣横生的人物，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与颇富机趣的民间智慧有机地融为一体，被评论家称为继《亮剑》之后又一部极具冲击力与震撼力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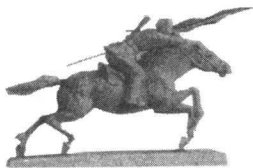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

· 长篇小说 ·

气 血 飞 扬

谢颐丰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气血飞扬/谢颐丰著. - 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06

ISBN 7-5033-2006-0

I. 气... II. 谢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60015 号

书 名: 气血飞扬

著 者: 谢颐丰

责任编辑: 张 鹰

封面设计: 晓笛书籍设计工作室

责任校对: 杨 洋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: 100035

电 话: 66531659

E-mail: jf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荣海印刷厂

开 本: A5

字 数: 363 千字

印 张: 14.5

印 数: 8001-13000

版 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7-5033-2006-0/I·1595

定 价: 28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

目 录

第一章	1	
第二章	16	
第三章	41	
第四章	58	
第五章	82	
第六章	99	
第七章	121	
第八章	142	
第九章	161	
第十章	182	
第十一章	202	
第十二章	222	
第十三章	249	目
第十四章	271	录



第十五章	293
第十六章	316
第十七章	338
第十八章	362
第十九章	384
第二十章	405
第二十一章	431
第二十二章	457



第一章

自从梁满柜从所长杨明手中接过公文包的那一刻起,注定要在1942年的秋天,经历一场生死考验。并且在以后的岁月中,承受难以想象的磨难。特殊的战争环境洗涤着他的灵魂,同时,也为一个罪犯书写了一段色彩斑斓的人生片断。

沉甸甸的公文包有些破旧,但在阳光的照耀下依然闪烁着赭红色的光泽。这是一个只有那个年代才有的物件,样式是那种很常见的。包呈长方形,厚牛皮做的,很硬,质地也很好。用手一敲,能发出“梆梆”的声音。做工老到结实,外表粗犷朴拙,散发着美利坚西部牛仔的味道。

梁满柜的手不停地在公文包上摸索着。粗粝的手掌在皮包上划出阳光一般的声音,这声音很受听。在旷无人迹的秋野中,鸣沙般地在一望无际的青纱帐里弥漫着,直到很远,很远……

时值正午,日头当空,阳光像瀑布般从天而泻,把八月的田野烤得如蒸笼一般。袅袅地升腾着潮热,让人喘不过气来。此时,梁满柜已是汗流如柱,脸颊上的泪和汗在他黝黑的脸上扑扑簌簌地淌着。他不时地拽过脏兮兮的衣角,在脸上胡乱地抹着,抹得次数多了,衣角湿了又干,干了又湿,上面竟泛起白色的汗渍。

杨明斜歪在梁满柜的怀里,右手紧紧护住流血的伤口。血还是不停地从伤口处涌出来,从指缝间往外滴滴。染红了手,浸透了





胸襟,然后就凝固在伤口处,宛若一朵红色的玫瑰光焰四射。他的脸在阳光的作用下,如同一张白纸,钻透骨髓的疼痛,扭曲了那张充满个性的脸。他牙关紧闭,眉心皱成一个疙瘩。躯体一会儿抖动,一会儿抽搐。梁满柜不知所措,只是不停地用手在他的脸上抚摸着,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减轻杨明的痛苦。

突然,杨明的嘴唇嚅动起来,眼睛顽强地睁开一条缝。张开嘴巴对梁满柜断断续续地说:“我要不行了,……满柜,你一定要……要想办法突……突出去。”说着用左手摸了一下包,又断断续续地说:“把这些文件和档案交……交给副所长,记住,亲自交到他手上。……假如……副所长也……不在了,一定要……要找到司法处的王处长。这是……你们的……犯……犯人名单,还有战时遣返的五十多名的犯人名单,千万不……不能丢,丢了……你们这些人的……情况,政府就……掌握不了……了。更不能落到鬼子手里……和……汉……奸……手里。”他挣扎一下,让梁满柜掏出兜里的钢笔和一个小本。然后在纸上吃力地写了一句话:李副所长,收到文件和档案后,请奖励三百斤小米并报减……话没写完,握笔的手停止了摆动,笔从手中滑落到地上。

梁满柜轻轻摇晃着杨明,似乎要把他从沉睡中摇醒。他一边摇一边用手拍打他的脸,然后把脸贴在杨明的头上,那顶灰色的八路帽在手心里攥着。梁满柜孩子般地哭了。呜呜咽咽地哭,声音低沉而压抑。杨明的牺牲触动了梁满柜的真情。他的肩膀剧烈地抖动,头一会儿仰起,一会儿俯下,大有死去活来的劲头。他觉得杨明的死与自己有关。假如不是突围时,在门口等红秀,也许碰不上杨明,碰不上杨明也就没有杨明的牺牲,杨明是为了他才中弹而亡的。他已经救他两次了。

杨明是八路,是监所所长。自己是罪犯,是个偷米贼。二者的生命不可等量,如同金子和粪土的关系。金子般的生命殒落了,而他却活着。当罪恶的子弹袭来的时候,杨明把死留给了自己,把生



的希望给了他,这种恩情比天大,比海深,他梁满柜一辈子也还不上啊!

正当梁满柜哭得天昏地暗的时候,从远处传来几声枪响。那声音清脆响亮又悠长,划开燥热的空气,发出令人恐怖的尖啸。梁满柜愣了一下,想判断枪声的方向。可是,音速太快,来不及侧耳细听,就消失了。四周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。只有风拂动高粱的声音和八月里大自然天籁般的歌唱。

梁满柜想起刚才那场战斗,那个跑掉的汉奸。莫非是他又引来了鬼子前来围剿?他的脸顿时严峻起来,来不及抹一下脸上的泪痕,背起杨明所长的尸首,把八路帽戴上,别上那三把手枪,开始在高粱地里艰难穿行。走了一里多地,梁满柜发现前面有一眼井,周围长着几棵花椒树,上面缀满了花椒,一嘟噜一嘟噜的,不时散发出浓浓的异样的清香。梁满柜放下杨明的尸首,趴在井边往里看了看。开始什么也看不清,里面黑咕隆咚的,他往下探探头才看到潮湿阴暗的井壁。梁满柜摸起一块土坷垃,投进去,井底传出噗的一声响,是一眼枯井。井里散发出潮湿发霉的苔藓味。

梁满柜对自己的发现喜出望外,方才他还为处理杨明的尸首发愁呢。他知道自古以来,人们对死者的尸首都充满敬畏之情。不论日子如何穷苦困顿,家里死了人,倾其所有也要打一副薄棺材。即便是穷光蛋,也还要找一领席或者一领箔来安葬。多少人为了死人体面地入土,不惜卖身求得一副板材。可是眼下梁满柜双手空空,什么也没有。他既不敢去求助老乡,也不敢公开露面。遍地是鬼子,到处是汉奸。况且,杨明牺牲前希望梁满柜活着回到谷山,把那些机密文件和档案交给副所长。这是一个死人对一个活人的嘱托,也是杨明所长对他的期待,说到底是一种特殊环境下的无比信赖。正因此,梁满柜纵有掘土为坑,卷席裹尸的想法,也难以实现。如果把杨明抛尸于青纱帐中,按理说,也无可厚非。战争环境,有多少人死无葬身之地,连尸首都留不下呢?然而他却不



愿意那样做，一来他把杨明视为恩人，二来这是对死者的大不敬！不管环境怎样恶劣，梁满柜还是期望让杨明所长入土为安，这口井的出现，让他充满希望。

梁满柜麻利地掰了一把又一把的高粱叶，开始往枯井里扔，扔了一层又一层，几乎要把井口填满了。然后，他肃然地托起杨明的尸体，小心翼翼地往井口挪放。脸朝上，入天堂。梁满柜念叨着这句流传下的丧葬词，把他平放在井中。尽管身体稍为有些蜷曲，好在这口井井口阔大，没太费什么劲，杨明的尸体即按照他的愿望沉入井底。梁满柜想，杨所长你可以进入天堂啦。接下来他一把一把地往井里投放高粱叶，一直把井口填满了，才开始用手扒井口的青砖。他一连拆了几层，砖是老式的，又厚又重，他把拆下来的砖，有秩序地平铺在高粱叶的上面。高粱叶在砖的重压下慢慢地往下沉，效果很理想。然后，梁满柜用双手拼命地往井里扒土。他那粗壮有力的手指，就像坚硬的齿钩，鹰爪般地抠进泥土，又一捧一捧地搂进井里。他扒呀扒呀，不知什么是疲倦，也不知什么叫指痛。后来手指出血了，他找到一截木棍，开始用力掘土，掘完后，俯下身，用两只胳膊兜成一个圈，往井里搂。就这样，偌大个井，在他的努力下终于填平了。为了日后能找到杨明的尸首，他又特意找来一块青石埋进井口中央，作了一个记号。

“所长，原谅我，我无法让你像模像样地入土为安，也不能给你烧香上供，只能给你磕几个响头，送你上路，你嘱咐我的事，我都记住了，只要我梁满柜还有一口气，我一定要把那些档案安全地送回谷山，决不让它落在鬼子、汉奸手里。所长，你放心地走吧，我对天发誓……”他嘀咕完，对着井口三拜九叩行了大礼。站起身，整了整了八路帽，重新束紧腰带，把匣枪分别插在腰间，此刻他一脸肃穆，不知不觉觉得有一股豪气在心底升起。

从此，梁满柜记下了谷山东北方向，一个叫做高粱屯的地方，村北一里处，有口枯井，井边长着几棵花椒树。



1942年秋天,驻守在济宁、兖州一带的鬼子纠集了邹县,峰山、滕县、枣庄、肥城等地的一些部队,连同伪军、汉奸、反动武装五万多人对鲁南、鲁西抗日根据地展开了秋季“大扫荡”,他们采取分进合击,铁壁合围等方式,拉网似的残酷打击抗日武装,摧毁抗日民主政府。“三光政策”使这些地区变成了一片焦土。十里之内不闻犬吠,百里之内听不见鸡鸣。建立在谷山脚下的冀鲁豫抗日民主政府的这个监所,就是在转移途中被鬼子打散的。

那天深夜,东营子飘起淅淅沥沥的小雨。日本鬼子和伪军五百多人在汉奸队的带领下突袭了这里。不知是汉奸告密,还是别的什么原因,鬼子是有备而来。而且,来得迅疾,来得突然。蝗虫般的鬼子,伪军和汉奸队越过垓子墙,把东营子围得铁桶一般。爆豆般的枪声把人们从梦中惊醒,村民们来不及收拾东西,纷纷躲藏逃生。一时间,东营子乱作一团,哭喊声夹杂着鸡惊狗叫。密集的子弹拖着亮光,在细雨中飞行,尖啸着织成立体天网,炮弹、手榴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。燃烧的火光,把阴沉沉的天幕染成了血色,使东营子的夜晚,有了一种狰狞的绚烂。

边区看守所的哨兵发现敌情以后,为时已晚。杨明所长马上按照战时应急方案组织犯人撤退。由于初次遭到突袭,人们于惶恐中不知所措,完全忘记了事先的安排,顷刻间乱作一团。囚犯们一窝蜂似的向大门拥去,奋不顾身地夺门而出,一排子弹射来,即刻倒下一片。女犯们由于恐惧发出阵阵尖叫,尖厉的叫声划过细雨濛濛的暗夜,大有世界末日临头的意味。男犯们粗喉厉嗓,相互喊着,骂着,谁也听不清他们在喊什么,叫什么,到处乱哄哄的,只有扑通扑通的脚步声,强烈地刺激着人们的耳膜,震荡着大地。突如其来的袭击,使杨明所长的指挥变得有些徒劳,男女犯人们仓皇逃窜。警卫班的战士们倚着墙头,开始了顽强的抵抗,想多争取一些时间掩护犯人们冲出包围。



杨明一边打枪一边对副所长李成文说：“你快领着同志们往下撤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”

李成文巴不得赶快离开，他一闪身就抢了出去。

“突围后，我们在谷山会合！”身后传来杨明的喊声。

其实，杨明于紧张中也说了一句重复的话。到谷山会合，是反扫荡前早以制订好的方案。那时候，在抗日根据地不太稳固的情况下，监所同八路军以及其他抗日武装一样，随时都面临鬼子的扫荡。机关、学校、人民团体时刻都要准备战时迁徙。打仗、走是根据地军民的两大课题。监所也不例外，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下，随时都要做好走的准备。而且，转移计划更要周密。这是因为他们既不是说打就打走就走的战斗部队，也不是普通百姓，他们管理的是违反了抗日民主政府法律的罪犯。这些人身份复杂，罪因各异，刑期有轻有重，有时还有未决犯。所以，当战事一来，首先考虑的是怎么避敌，怎样活动，怎样分散，怎样集中，尤其是被敌人冲散或打散怎样归队，事先都要有一个相应的安排。并且，让犯人们事先都要熟记，还要掌握监所的一些战时违反纪律的处罚规定。譬如刚才杨明向李成文重复到谷山会合的那句话，就是事先安排好的。不过，在形势危急时，杨明很习惯地重复了一遍，也是对战友们能安全返回监所所在地的一种期盼。

此时此刻，遭到劫难的东营子陷入了血光之中，大有天翻地覆的感觉。人们都像受惊的兔子一样四下逃窜。村庄在霏雨中燃烧。鬼子们成了狰狞的魔鬼。而东营子也就成了禽兽们的屠宰场。

杀戮、抢劫、奸淫，一直在东营子村持续到天亮。这个冀鲁豫边区根据地的一个普通村庄，遭受了有史以来的灭顶之灾。幸运的是，刚刚转移到此的监所，有一个十多人的警卫班。他们在掩护囚犯们突出重围的同时，也掩护了部分群众，吸引和牵制了数倍于我的敌人，使一些百姓得以脱险。



自秋季大扫荡以来,监所遵照上级司法处的精神,按《战时遣返条例》,遣返了一部分刑期较短的犯人回村改造,减轻了监所不少的压力。离开谷山后,监所在杨明的带领下,巧妙地规避敌人,与敌人周旋。先后转移了三个县区,于三天前,刚刚到达这个叫做东营子的地方。原以为能在此落脚休息几天,没成想遭到突然袭击。而且,这一次突袭事先没有一丝征兆,令人猝不及防。事先预定好的应急方案,在突然袭击面前,尤显得无能为力,整个监所陷入一片混乱。指挥不力,组织不当,囚犯完全失去了控制,人人争先逃命,五十多名男女囚犯在混乱中与看守人员相互失去了联系,顷刻间消失在东营子的暗夜之中,不知去向……

梁满柜在纷乱中挤出了大门,但他并没有急于逃生,反而站在大门的一个拐角处东张西望,左顾右盼。他在搜寻一个叫红秀的女犯。

夜很黑,又下着濛濛细雨,枪声如爆豆般响着,哭声、喊声、叫骂声,还有嘈杂的脚步声,汇成了世界上最强烈的噪音。犯人们你争我抢,相互拥挤,踉踉跄跄地冲出大门,只见一团团黑黝黝的影子,根本分不清哪是男哪是女,也分不清老少,更分不清谁是看守,谁是犯人。看到的只有鱼贯而出的影子。他不敢喊红秀的名字,也不敢向同犯打探,只是伸长脖子往奔跑的人群里搜寻。凭着对红秀的那些感觉,凭着对红秀行为动作的记忆,来确认自己等待的人,无疑,在危难当头,梁满柜想保护她,想当一名护花使者。

在乱哄哄的人群中,伫立在黑暗的角落里的,还有李成文。

当杨明以严厉的口气让他撤下去以后,他也没有急着突围,而是提着匣枪瞪大眼睛在纷乱的人群中搜寻。他的脸色跟暗夜一样的铁青着,表情凝重。他不时地大声喊着“快,快……”用力挥动着胳膊指挥出逃的犯人。谁见了谁都会对李成文的先人后己、镇定自若的领导风范产生敬畏。有几个犯人边跑边关心地对他说:“李所长,你也快走吧!”



其实,只有李成文自己知道自己,他在寻找赌三。他想趁鬼子袭击的混乱之际,找到赌三,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他!这是除掉赌三的最好时机,他死了,没人会怀疑的。

原来,李成文让马大壮在犯人中间安插“内线”的事,让赌三调查出“内线”人二彪子以后,厄运像鬼似的接踵而至,使他遭受了一连串的重大打击,精神上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他先是受到了上级的严厉批评,还背了个不大不小的处分,接着又失去了一次升迁的机会。那可是冀鲁豫边区司法处绝无仅有的教育干事一职啊!在辖区所有监所内的司法人员中,领导机关像挑芝麻粒似的把他李成文拣出来的。

那些日子,李成文心情是明亮的,阳光照在心里。一条坦途铺就在眼前,宽阔而笔直地伸向远方。他有时站在监所的门前,叉着腰,眸子里放射着光彩,心里反复默诵着李白的两句诗:“天生我才必有用,千金散尽还复来……”他脸上挂着微笑,一如幸福的花朵。再加上那一头浓密的偏分,儒雅倜傥的气质,周正的五官,愈发显得英迈和得意。

终于要离开同囚犯打交道的日子了。

边区机关人才济济。领导多,女同志多。在那里,不仅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,又能同许多大首长谋面,还有那些从大城市来的青春靓丽的女学生。想到这些,李成文内心突然雄阔起来,雄阔得能把整个天空装下。他仿佛看见了一架天梯,只要他踩上去,就会爬得越来越高。

正当李成文踌躇满志地即将到边区司法处赴任的时候,突然间,安插“内线”的事暴露了。那时节,各边区监所正致力于革除旧习、铲除和改造继续沿用旧监狱的管理模式及手段,提倡运用抗日民主政府法院颁布的一系列更民主、更具人性化的管理办法。因边区一个监所,在犯人中间安插“内线”,导致十八人逃跑事件的影响还未肃清,李成文让马大壮安插“内线”的事又浮出水面。



这让司法处王处长大为光火。他一甩帽子，当着司法处的几位同志狠狠地骂了一句：“娘个尿”，就把他李成文尿到一边去了。从此，上调机关的事，犹如石沉大海，再无声息。

李成文沮丧极了，心情灰暗，像霜打的茄子。对同志不理不睬，对犯人歇斯底里。工作松松垮垮，作风稀稀拉拉。他陷入极度的苦闷之中，不能自拔。

杨明所长找他谈了几次，他不是听不进去，就是一言不发。至此，李成文喜欢上了散步，有时间就去山里转，转来转去，不知什么时候就遇上了大地主胡结巴的闺女胡艳娇。从相遇到相识，从相识到相知，最后，两人竟产生了蜜意，搭在了一起。

胡结巴高兴了。那年头，根据地在闹减租减息。虽然李成文管不着这一块，可胡结巴认为自己捧上了救星。于是，极力撺掇、暗示、指导着闺女与他来往，一直把女儿的肚子搞大了，胡结巴才放下心来。

胡艳娇找李成文要求结婚，李成文使出浑身解数推托应付。他知道，同地主的女儿结婚，无疑，会葬送自己一生的政治前途。

胡艳娇无奈，搬出了父亲胡结巴。胡结巴一气之下，告到了杨明所长那里，并威胁道：“如果李成文不同意结婚，他就告到边区政府去！”

此事已经在监所闹得沸沸扬扬，杨明一看事大，一面安慰胡结巴，一面苦寻良策帮李成文解脱。恰巧，鬼子“大扫荡”开始了。谷山监所忙着转移，胡结巴一家也急于逃命，这事才勉强告一段落。但李成文知道自己碰上了扎手的刺猬，捧不得，扔不得。事情不论解决不解决，总会败露。后果不堪设想。

这一切都怎么造成的，是自己，还是赌三？当然，是赌三。如果不是那个赌三查什么“内线”，他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？

于是，李成文把一切的仇恨全部集中在赌三身上，不惜杀之而后快！



在混乱出逃的人群中,他最终也没发现赌三的影子,只好把一口气憋下去,带着某种遗憾,随着人流逃难突围。

院子里往外跑的人少了,梁满柜还是不见红秀的踪影,他心急如焚,仍然站在那观望。突然,两三个人从院子里跑出来,一边跑一边回头打枪。他觉得事情不妙,好像有鬼子进院了,刚要掉头,有三个伪军挺着枪奔这边来了。梁满柜一惊,思忖着如何脱身,就听杨明所长喊了一声:“快跑!”话音没落,杨明所长手中的匣枪也响了。梁满柜见枪响处倒下两个黑影。他被杨明所长拽了一下,飞也似的跟在他后面拼命地跑起来。

下过雨的秋夜有些凉,梁满柜带着遗憾跟在杨明所长屁股后面稀里糊涂地跑啊,跑啊,东拐西拐,见人就躲。两个人跳过孩子墙时,梁满柜的一只鞋也跑丢了。他们既不辨方向,也不寻路,管它什么沟坎泥地,直奔野外的青纱帐。进了青纱帐也不敢怠慢,不敢停留。两人在里面梭鱼似的穿行,弄得满头高粱花子,浑身湿漉漉的,跑累了,就喘几口气,谁也顾不上说话,当东南亮起了三星,天快亮的时候,他们钻进了一片树林般的苘麻地。两人实在走不动了,就瘫坐在那儿,这工夫他们谁也不知跑出多远,跑到什么地方来。

“满柜,你小子蒙门子啦?你站在拐角看啥呢?要不是我赶得巧,你早见阎王爷去了,你说,那会儿,你不跑等谁呢?!”

梁满柜见所长一本正经地问他,脸上掠过一丝惊慌,然后又故作镇定地说:“哦,报告所长,没啥,没等谁,其实我在等你呢。”

“等我?”杨明所长用疑惑的目光上下打量了一下他,好像没听懂他的意思。接着又问了一句:“等我做什么?”

“我觉得跟着你安全。”他对杨明撒谎说。

“扯淡!事先不是说了吗,按班组行动,你脱离班组算咋回事?”杨明的言语间有批评又有责怪。



“我其实没有别的目的。”他低着头嗫嚅着说。

“什么目的?”

“我想保护你,照顾你。”

“就你?!”杨明笑了,笑得很自然,没有半点讥讽的意思。

“真的,我真是那么想的。你别看我没枪,我打小就跟我爷爷练过拳脚,水泊梁山的子弟,都会打把式。”说完,他瞟了一眼杨明,见杨明脸上始终浮现着微笑,心里踏实了许多。

此时,杨明想起了他和孙大疤打架的事,对他有些信服。

“也不知道副所长他们能不能冲出去,活多少,死多少,被捕多少,现在啥也不知道。”

杨明望了望天空,像是自言自语,又好像说给梁满柜听。

“所长,其实你也不要太担心,都是些活人。是活人都想要命,要命就得动脑筋,我想没死的,都能想办法回到谷山监所的。”梁满柜话中含着劝慰,这令杨明很满意。

“想不到,你小子挺会安慰人。是啊,人都被打散了,心里的确不是滋味。可细细想来,也未见得都是坏事,分散突围,目标小,成群结队目标大,反而容易出事。”

“那是,那是。”他附和着。

两个说着说着,都有了困意,不由自主地睡着了。

八月,正是秋老虎发威的季节。苘麻地密不透风,太阳罩在头顶,潮热蒸腾,令人窒息。两人先后被热气扑醒,浑身汗水淋漓。从昨晚生死逃亡,到第二天的中午,梁满柜和杨明水米未沾,真是又累、又困、又饿、又渴,渴是第一位的。喉咙干得又紧又涩,像着火似的。

“得想办法出去弄点儿水喝,再不搞点儿水,咱俩就快成咸鱼干子。你在这等着,我出去看看。”说完,杨明拎起枪猫腰就要走。

梁满柜说:“所长,我也去,遇事好有个照应。”

杨明回头看了看他恳切的目光,点了点头。



两人在苘麻地猫着腰悄悄穿行，一边行走，一边顺着苠麻地的缝隙警惕地观察着。不一会儿，两人走到了地头。杨明朝身后打了一个手势，梁满柜顺势蹲下，向外张望。前面五十多米处是一个场院，在场院的北头，有一座破落的土房。土房周围长着几棵葱郁茂盛的枣树，上面挂满了半青半红的大枣，这些枣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油色的光芒。几个青石碾静静地躺在场院的边上，给场院平添了几分空旷和落寞。

再往前看，是个不足百户的村庄，村子里静得出奇，没有一丝生气。只有那些散落在村子里的树还在用绿色证明着生命的存在。

观察了一会儿，村子里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场院的门半开着。杨明用眼神向梁满柜示意了一下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步态，快速跑到那座小屋，倚墙蹲下。他推开半掩的门，屋子里没有人。靠南墙有一张破床，上面仅有一张破旧的席子，对面有一个土坯垒成的灶台。门后放着一个水缸。他揭开盖，里面还有半缸水。谢天谢地，他心里祷告着，用瓢舀了满满一下，牛饮似的咕咚咕咚往下灌，灌了个水饱。又舀了一瓢转身出去送给还在观察动静的杨明。杨明也是一阵狂饮，喝得痛快淋漓。喝完后，抹了一下嘴。

“满柜，你说村里咋这么静，一个人影都没有，这人都哪去了？”杨明有意无意地问了一句。

梁满柜半蹲着，贴着墙角又看了一眼说：“那还用说，让鬼子扫荡扫的呗，都逃难去了。”

“满柜，我看这么死静死静的，不是啥好事，咱俩得防着点，我看也别进村弄什么吃的了，走吧，走哪算哪，到时再说。”杨明看来对村子里特别反常的寂静，产生了深深的疑虑。

梁满柜倒没觉得怎样，他认为是鬼子扫荡扫的，都逃命去了，谁还守在村子干啥。反倒觉得杨明所长过于敏感，但又不能反驳他的意见。肚子饿得咕咕叫，他此时就想弄点吃的。实在太饿了，